

洪湖岸边是家乡

□ 柳林

当年老街的巷子太多,湖里人上街记不全,就按姓氏命名,有赵十三巷,李十四巷,十八罗巷等等。如今的街道,水泥路取代了石板路,大集体的商场变成了私家超市,市场更加繁荣,人群簇动,车水马龙。福田寺镇是著名的鱼米之乡,黄观公路一线,有福田、任洲、十姓、红色、柳关、万安等全省新农村的乡村振兴亮点,水泥路、绿化、路灯、水改、群众文化体育设施等十个全覆盖,楼房成排,河清水秀,风景美丽,城乡一体小康化,脱贫攻坚全达标;以公路河为轴心,向两边打造十里优质稻虾示范基地,有民生垸、碟子湖、马引湖,黄金垸、付家垸、老狮垸等优质稻虾示范基地;向洪湖水域方向打造十里莲藕和四大家鱼、河蟹、乌龟、螃蟹、黄鳝、泥鳅的水产养殖基地,有五七渔场、柳家湖、麻雀岭、金凤垸、滩垸、蚌果洲等养殖基地;以沙螺河水域沿线的鸭业乡,白垸湖、长湖、四八垸和洪排大堤一线两肩等打造优质鸭、鸭、鹅、猪、马、牛、羊、狗禽畜养殖基地。

福田寺镇是大溪文化的发祥地之一,考古专家在福田大闸以西、洪排大堤的彭口段一带,曾发现大量陶器制品,为研究大溪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柳关街地处洪湖西岸,背靠弯弯曲曲的内荆河,“几”字形的内荆河把柳关街环抱在怀,往北有一座苏区桥。当你过桥进街,会看到右侧一百零八级大青砖垒叠出一坎一坎的大码头,古老的青砖呈梯子伸进河底。花花绿绿洗衣的女人们,卷起裤筒和袖子,捶衣的节奏如雨点般,惊动几片柳叶和桃花,轻轻地散落在水面上。柳关街历史悠久,周边人口密集,街上居民有上百家姓氏。古老的青石板街由中间一个大井字和无数个小井字组成,曲曲回回,纵横交错,商铺密集,货种繁多。人流在细长幽深的巷子里进进出出,热闹非凡,历来素有“小汉口”美称。洪湖的水上观光,是在福田境内的四湖河进入的,四湖河开挖

遍地开花。

内荆河通过月拱桥与四湖河相交,直通福田新街中心,福田菜场人群拥挤,洪湖野鱼、莲子、菱角、河蟹、乌龟、螃蟹、黄鳝、泥鳅等水产品交易繁忙。念龙食品公司每年加工小龙虾8000余吨,全年收购,加工虾尾产量9500吨,整肢虾780吨,总产值9800万元。念龙企业在国家商标局注册有“念龙”“馋香”“小红伴”等商标品牌,这些品牌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的销售量,位居同品牌产品的前十位,加工的龙虾销往全国各地,出口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国家。薛庙米业、田丰米业年加工销售的优质稻米达千万吨以上。从福田菜场南行,走过横卧四湖河500米长的老桥,就到了福田老街,进老街口是废弃的老船闸,现成了荷花亭,几池荷花包围着水泥墩柱,荷花有袅娜开着的,有羞涩打着朵儿的,也有路人随手可摘饱满香嫩的莲蓬。老街的巷子都连着水上的船码头,每到丰收季节,恋爱中的少男少女,摇着乌篷船,从各条水路上来老街购置结婚用品,街道里会飘来动情的情歌:

哥你把船儿向西划,
十八弯的水路到我的家哟,
一辈子跟你打渔的哥,
火里水里咱不怕……

老街巷子茶楼里,散发出浓厚的烟火气,偶尔会传出老渔民们哟哑的渔歌声——
水盖地、云盖天,渔人来往云水间,
水头听我指点,云头听我呼唤,
水里捞来三餐饭,云中裁出衣衫。
要会龙王就下水,要会玉皇就上天。

也难,死也难,
难死难活荡渔船,
只要气命不断,
去来来去不间断,
十五的月亮缺个角,
望来望去望不圆……

醉翁廖哥

□ 邓仲

突出,像极了“墨龙金龟”的眼睛,但并不影响他容光焕发、勤劳巧干的风采。于是,“廖金泡”的绰号,戏谑生成。

“廖金泡”隔三岔五,会在霞姐家里串串门,看望霞姐年逾八旬的母亲,也就是“廖金泡”的大姨。他每次来,都会“主动请缨”帮霞姐家里干些重活活活,比如,跑腿打杂、背米拎油、生火做饭、修理堵塞的排污水管、清洗窗户、修葺楼梯扶手……可谓:

大包小攬一肩挑,
轻重缓急效率高。
生火做饭炊烟起,
家人用餐皆夸好。

有一次暑假晌午时分,我去霞姐家玩耍,刚好见到“廖金泡”在霞姐家厨房张罗着做饭备菜,不到一小时功夫,四喜丸子、板栗烧鸡、霜降藕丸、酥炸泥鳅、排骨藕汤、爆炒鳝丝、蒜泥藕带、油炸腰果、粉蒸茼蒿……九个小菜,一股脑儿齐齐上桌。他烹制的菜肴,色香味形俱佳,霞姐的母亲、女儿,其他客人朋友,吃完廖哥烹制的可口菜肴,都纷纷竖起大拇指,表扬廖哥的好厨艺。

听到大家的表扬,廖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,扶了扶鼻梁上的老花镜,喝了一大口杯中的“白云边”白酒,憨厚地笑道:“其实,今天完全可以做十几道菜,本着大家吃好喝好,不浪费的原则,还有几道菜,我就没做,留一点空白,下次聚会时加补,我今天只做了九道菜,寓意着幸福生活,年复一日、日复一日、天长地久,喜庆吉祥!”

当大家举起酒杯,杯盏相碰的那一刻,大家不约而同表扬了廖哥:“不愧是‘廖金泡’大哥,好文采、好厨艺,谢谢你的辛勤付出。”几句简简单单表扬廖哥的话语,伴随着酒杯撞击的默契,比任何华美的语言更深情。

《兰桂书香》一书。这些丰富的经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,为他的集报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。彭桂生在藏书集报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,现为中国报协集报分会会员、湖北报友联谊会常务理事,市集报分会副会长,被誉为“监利集报一雄之一”。然而,他却谦虚地将自己对藏书集报的热爱比作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,或许只是一种兴趣爱好。但他深知,正是有人对这种爱好如痴如醉,才赋予了它独特的价值和意义。在他眼中,一张报纸就像一面镜子,能够洞察世间万事万物,窥视天下喜忧兴衰,映照历史陈年旧事。他欣喜地看到,在监利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人,他们热爱藏书集报,在纸质文化中寻找宝藏,将这份爱好视同藏金储银,持之以恒,乐在其中。彭桂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,他沉浸在“如获至宝或成为富豪”的藏书集报活动中,享受着其中的乐趣。

对于自己的收藏价值和意义,彭桂生有着深刻的体会。他认为,只有真正投身其中,用心去感受,才能领悟到其中无限的价值和无穷的意义。毕竟,人生百态,萝卜白菜,各有所爱。在他看来,人生至老当益壮之时,不

应过分追求物质的富有,而应追求快乐的陪伴。他的藏书集报正是在这样的乐此不疲中,让他成为了一位精神富翁。他的故事和文章常常在《荆州日报·监利新闻》上刊发,他的文字接地气,编制的“美篇”充满了闲情逸致,展现了他的生活情趣和对集报写作的热爱。他是一位生活简朴的人,平时烟酒不沾,远离牌桌,只喜欢小酌几杯,却对收藏之道痴迷不已。彭桂生的家庭也充满了温情和义气。他与兄弟姐妹之间情谊深厚,他们做事坦率智慧,交友付真性情,心中常存善念,坦坦荡荡地生活。笔者与彭桂生因共同的爱好而结缘,我们以报会友,也以文会友,都有着知青经历,志趣相投。他告诉我,我们都是“三不三爱”之人,不吸烟、不喝酒、不打牌,却热爱藏书、集报和写作。他认为,能有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知己,拥有高雅的兴趣爱好,便是一生的一大幸事。

彭桂生的老家在江西樟树,他对家乡有着深深的眷顾和依恋。他与家乡的《樟树通讯》亦有情有义,该报先后刊发了他撰写的《樟树汤乡尽朝晖》《行走故乡的土地上》《樟树飘香着樟树药香》《樟树虬枝绿如荫》等

时,在进福田的洪排大堤三角周围,建有三闸,分别是船闸河上的船闸,洪排河上的节制闸,四湖河上游的福田进湖闸,三闸耸立,直冲云霄,与蓝天、白云亲吻。洪排大堤似一条蜿蜒盘旋的绿色彩带,堤岸树林苍翠,花草似海,堤闸相映,水陆相接,鱼在水里游,鸟在林中飞,人在堤上走,鸡鸭草上追。四湖河是横卧在福田境内的一条长龙,上游直下进湖闸,一叶小舟,二只渔船,三、五群游鱼与水面上的鹅儿,共享天色。当你坐上游艇,一路乘风直下,在这美景中直入洪湖,荷花朵朵,芦苇摇曳,别有一番风味。福田寺镇最火爆的是洪湖美食。各地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,享受风味各异的洪湖野味。洪排堤下的祝红餐馆的祝土鸡子,任家洲驿家人的麻丝鳊鲞,三湾农家乐的稀粥辣椒煮虾子、柳关餐馆的湖水煮鱼,民生垸老渔村的土鸡蛋炒荷叶,都是享誉地方的特色小吃。

在参观红色村吊脚楼污水处理施工现场,福田寺镇介绍了全镇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振兴的进展。

福田寺镇位于美丽的江汉平原腹地,是湘鄂西苏区洪湖革命根据地的重镇之一。历史悠久,人杰地灵,宋朝宰相王十朋路经此地,曾写下“魏阙回头远,蓬门去路长,万年天子寿,一瓣福田香”的绝句。福田寺镇傍依泽国洪湖,波浪宽阔的四湖河,九曲回肠的内荆河,下泄长江而来的沙螺河,在境内交叉互通,网脉相吻,黄(洪湖黄家口)观(监利观音)公路横穿全境。随(州)岳(阳)高速公路掠境而过,水陆交通发达。物华天宝,资源丰富。福田寺镇委、政府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,围绕“十五五”发展规划,抓住新的机遇,确立发展目标,坚持发展信心,落实发展措施,倡导农业兴镇、工业强镇、计生健镇、城建美镇、多经富民的责任目标,发展经济,建设家园,全镇上下形成新农村、新农村、新农村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美丽乡村的美好蓝图。

贫信息管理、项目申报与实施、政策宣传与落实、协调沟通与资源整合、监督评估与总结等方面。”

真没想到,常常“拿酒当饭吃”的廖哥,对于他的职业描述,居然这么专业!

后来,我问过霞姐,廖哥如此钟意饮酒,他有没有喝醉的时候?

霞姐笑着回答:“他醉酒的次数,多的数都数不过来,只是,他每次喝醉酒,就借情借的一个人回屋蒙被睡觉,不仅倒头便睡,而且鼾声如雷,震耳欲聋!”他还有一个文雅的称号:不闹事的“醉翁”。

酒是时光的见证者,故事的旁观者。

廖哥常说,心仪饮酒,是他工作之外,寻求的一份生活乐趣。

每次只要见到廖哥端起小酒杯时,我们都能感觉到廖哥的面庞与眉眼之间,散发着柔和且明亮的光芒,我们从他的眼神里,读懂了:饮酒为他带来的乐趣,正在与他不期而遇!

美酒入口亦入心,工作之余,适量举杯浅饮,或可排解压力,放下羁绊,为良好社交,增加仪式感。

这段话,是廖哥和亲朋好友,在酒席中,推杯换盏时,脱口而出的走心语录。

廖哥的酒量,如同他的故事,一样精彩。恰似一位经验丰富的酒海掌舵人,但并不耽溺他成为一名胸怀宽广、乐于助人、成人之美的生活热爱者。

让我们共同祝福:这位爱喝酒,更爱助人为乐的“醉翁廖金泡”大哥,往后余生,饮酒适度,保持身体健康,退休生活,有声有色,有滋有味。

一系列文章。他通过搜集樟树的报纸,为樟树报写稿,抒发对家乡的情感,讴歌药都,赞美家乡,呼唤亲人,将这份对家乡的热爱化作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怀,让家乡的美名远扬。《中国集报信息》还刊有彭桂生《百篇串成万股爱》等专文20多篇。

2025年4月2日在200多人参与的“朱河中学70级同学联谊会”上彭桂生作了《书信情情:文旅开心——我的退休生活趣谈》演讲,反响非常强烈。

彭桂生曾被监利市主管部门两次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、被市纪委监委局聘为党风政风监督员、湖北报友联谊会集报先进个人、中国报协集报分会连续5年热心会员等荣誉,今年十一月九江集报会议上又获中国报协集报分会一份荣誉证书。还参加了市史志研究中心专家组,对12个乡镇地方志进行了修改终审工作。彭桂生在集报与写作的道路上,不断前行,用他的热情和智慧,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他的故事,如同一盏明灯,照亮了更多人对藏书集报的热爱之路,激励着人们在追求精神富足的道路上,勇敢地探索,尽情地绽放自己的芳华。

对祖父的记忆,永远停留在我九岁的那个早上。隐约记得,那天天刚刚亮,我被母亲与三叔喊了起来。说祖父昨晚去世了,要我到离家三四里路的本村六队,去把与三叔离婚后,被三婶带走的桂姣堂姐接回来。我迷迷糊糊,沿着大堤向南,朝桂姣姐的家里走去。

早上雾气很大,我独自走在高高的大堤之上,厚厚的雾气白茫茫的一片,围在我身边绕来绕去,不出几米的距离,前后已看不清堤边的蒿草了,只能隐约可见几头在堤坡边吃草的黄牛和水牛。好在也有几个早晨上学去的伙伴不时地与我同行,给心中有点害怕的我,增添一点小小的勇气。记不清是怎样走到桂姣堂姐的家,只记得当我与桂姣姐回来的时候,住在四队的大伯、大伯母,还有一些平时很少见到的亲戚,以及队里的一些叔子伯伯已经来到了家里。他们有的在借板凳,家里似乎一下子比平常热闹了好多。而此时最该回来的父亲,却因远在泥套农场劳动改造未能赶回。母亲说已经派人去把信(通知)去了。到了中午过后,父亲挑着一担箩筐匆匆赶回家里,我不知道箩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。打开才知道,是父亲与去报信的人一同到尺八街上购买的一些白布、白纸、纸钱和一些鱼、肉、干笋等用来办理丧事的东西。

父亲回家后,从外队请来的缝纫师傅,把那块刚刚买回的整匹白布,分别裁剪成一片片细长的布条;把一根根长长的麻杆,剥成短短的一节一节,然后将一张张白纸剪成细细的条状用糊精贴在麻杆的上面,让我们子孙后辈每人都头顶一块白布、腰缠一根布条,拿着一根贴好白纸条的麻杆围在祖父的灵前,随道士的唱腔作揖、下跪。

其实说是灵堂,也就是在不大的堂屋里铺上两条木凳和一块门桌,让逝去的祖父躺在上面。而祖父的头前一张小方桌上,则是放着装满大米的木升,木升上插上一张道仕画了些看不懂的图案的小纸条。当然和今天富丽豪华的殡仪馆的摆设,几乎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。

队里那些请来帮忙的叔叔、伯伯、婶娘们,此刻则是有的挑水、洗菜,有的则是淘米、做饭,他们嘻嘻哈哈地说着笑话,完全看不到任何悲伤的气氛。也是,红白喜事、红白喜事,那时的家乡那把上了年纪的老人去世都称为白喜事,因祖爷去世已近八十的年龄,在当时也属高寿了,所以那些帮忙办事的亲朋友相互间的说说笑笑、打打闹闹也就都是很自然的事了。

记不清爷爷在家停放了三天还是四天,反正请来的道士和打丧鼓的师傅他们日夜轮番上场,白天道士穿着一件灰里叭叽的道袍,四方形的帽檐上,后面挂着两根长长的飘带,现在想起来,这和黑白电影上的道士装扮没什么两样。口里有时唱着,有时念叨着我们永远也听不懂的唱词。丧鼓则是大部分时间是在夜间进行,唱的无非是李保保孝之类的。当然有些时候也唱一些恭维东家父慈子孝,大方等都都喜欢听的一些好言好语。当然主要也是些争烟要钱、听着好笑的顺口溜罢了。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孝子贤孙,一连几天跟着道士、丧鼓的唱腔围着祖父的灵柩打转,时而作揖、时而跪拜。特别是父亲、大伯、三叔,不知他们几个头发蓬乱、眼睛通红,满脸疲倦的样子,现在想,不知那几天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!

到了葬礼的最后一天,也就是出殡那天,那时的乡村没听说过追悼会之类。好像是那天一大清早的,亲戚们早早地来到了我家的门前,我则被父亲与大伯抱着坐在了祖父的棺木之上,说是我是祖父最小的孙子,这压棺的重任也就落到了我的身上。

说实话的到今天,我也不懂叫压棺是什么意思,反正坐在七八个人(丧夫)抬着的祖父的棺木上,那些丧夫都是些本队一些叔子、伯伯或大哥。

丧夫们抬着棺木从大门口出发,一路上每抬百十米远的地方,就会故意把棺木放下,时而逼着孝子或晚辈亲戚们下跪、掏烟,时而逼着每个人装烟点火。特别是那个领头的丧夫,虽然我现在已记不清他的名字,他手中拿着一个装烟的麻袋,总是选择一些雨水未干的地方,故意让丧夫把棺木停下,也只有这样孝子们才会把烟拿出来快点。而记忆最深刻的是那个叫“水生”的姑爷,不管什么时候要烟,他总是喜欢争争讲讲,所以每到有水的地方,丧夫们总把他按在那些有水有泥且最湿的地方,而水生姑爷不论你怎样的按压,且满身沾满泥水,可他就是不轻易地把烟拿出,直到最后快到墓地的时候,在一片的笑骂声中,才嬉笑着把最后几包香烟全倒了出来。

看着他们一路争争吵吵,一些两旁看热闹的大人们则是一阵阵的哄堂大笑。

丧夫们走走停停,大约已近中午时分,棺木总算抬到了队里南边的墓地。只见那领头的丧夫一声令下,棺木被停了下来,对准早已挖好的墓坑,慢慢放了下去。

此刻,丧夫及亲戚们则纷纷将自己身上的白布条、白布带摘下,丢在了棺木的上面,我也被父亲从棺木上抱了下来,丢下身上的白布条往回家的路上走去。

回到家里,肚子有点饿了,酒席也正好开始。我赶快坐上桌子,也不管大人们是否动筷,自顾自地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只是吃着吃着,却看见队里一些帮忙的叔叔伯伯,他们每人手摸一把锅底的黑灰(也叫锅毛烟子),朝着伯母、母亲,以及祖父的侄媳等晚辈追去,趁她们吃饭没在意时,将她们的脸上抹上了一层黑黑灶灰。而此刻一场真正的抹灰大战也就开始了,他们似乎都忘记了这几日天天熬夜的疲劳,前屋追到后屋,南边追到北边,参加此次抹灰的叔叔、伯伯、婶娘,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被抹得漆黑一片。还有些人跑得不及时,浑身上下,都被拍上了一个黑色手印。而那些看热闹的大人小孩,则更是高声大呼,这个在哪,那个在那,似乎是看戏不怕台高的样子,引得一阵阵的哄堂大笑。而此刻一连几天的葬礼,才基本划上了句号。

只是从那次爷爷的丧葬仪式以后,我很少见过这样的丧葬方式,也不知这种闹丧的习俗从何时开始,更不懂这种闹丧的风俗有什么意义,但现在想起来,总觉得很是特别。也许是十里不同风,五里不同俗的乡俗吧,每个地方的祭奠方式各有不同。而故乡现在的葬礼的方式,也基本上和城里差不多,请乐队、舞龙、唱大戏、追悼会,看上去也是很热闹、文明。但每当此时,我还是会想起儿时那种那种、热闹和富于地方特色的丧葬风俗。

征稿启事

《监利新闻》文学副刊,以纯文学作品交流展示为主,现面向监利籍写作爱好者征稿:

- 一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;
- 二、作品必须原创,不得抄袭、剽窃;
- 三、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、散文(随笔)、评论(读书笔记、影评)为主,题材不限,5000字以内,书法、摄影作品不得超过3幅;
- 四、凡向本平台投稿,均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推出;
- 五、来稿请附作者简介,不得重复投稿。

投稿邮箱:2548157223@qq.com

远去的乡俗

□ 杨朝贵